我天生魅魔，勾得早已遁入佛门的京圈太子谢淮序为我破了戒，与我签订伴侣契约。

可婚礼当天，他刚守寡的大嫂浑身是血地闯进来不停朝我磕头。

「阿见，我不过是撞见你和别的男人偷情，我都答应保守秘密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害我流掉孩子？」

「这可是淮序大哥唯一的遗腹子啊！」

谢淮序大怒，将我送进女德学院学习礼义廉耻。

一年来我被各种毒打和糟蹋，谢淮序却以传承香火为由夜夜在大嫂身上播种。

直到大嫂怀孕，他才捻着佛珠来接我。

可那时，我已经快死了。

1、

谢淮序转着佛珠，强硬地把我拉到抽血室。

我畏畏缩缩地环视了一周，直到操作台上尖尖的针孔，脚底一软。

我立马应激抱头，惊恐地眼睛都不敢抬一下「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我不要！我要回家！」

魅魔的血能适配所有的血型。

在女德学院一年，那群人不仅每天不停地打我、轮流侵犯我，还把我当成生财的血包！

他们每个月定期把我绑在手术台上，用手臂粗的针管抽我的血去卖。

谢淮序紧紧地攥着我的手臂，满脸的不容置喙「若雪从楼梯上摔下来大出血，现在医院里没有适配的血，是你害了她的第一个孩子，这是你欠她的！」

那群人前几天刚抽过我的血，我的手臂上青青紫紫的血瘀还没消，哪里经得住谢淮序这么大的力度？

我疼得惊呼一声，生理性眼泪唰的一下掉了下来。

谢淮序愣了一下，随即满脸嫌恶地看着我「你装什么？收起你的小心思，你现在什么手段都对我没用！」

他强硬地将我自从地上拽了起来，在我耳边不停喃喃着「听话，这是你欠若雪的，你应该还她！」

「听话」两个字让我浑身颤栗地愣在那。

耳边又回响起那群恶魔的笑声。

「裴见，听话，跪下！」

「听话，转过身去，把腿抬起来……」

医生着急忙慌地跑了进来「谢少，来不及了，夫人那边需要紧急输血，不然孩子怕是保不住了！」

谢淮序立马使了个眼色，几个护士强硬地将我架起来，拿起针管就往我手臂上扎。

我拼命挣扎着，可一双双手如铁钳一般将我死死按住。

手臂上一阵剧痛传来，我双眼发黑，仰头晕了过去。

再次醒来，几个医生乌压压地围着我的床，眼底满是同情。

「身体都虚成这样了还要抽血，谢夫人的命是命，她的命就不是吗……」

我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，魅魔要是与契约之外的男人行房，每做一次就会折寿一次。

这一年下来，我已经挺不过下一个发情期了。

「在说什么？」谢淮序一身白衣走进来，又恢复了往日的清冷。

我连忙开口道「没什么。」

他语气生硬，一串佛珠在手中捻得啪嗒响「你知错了？」

知错了吗？

我的嘴唇止不住地发抖「我知错了……」

谢淮序略微差异地看向我，毕竟一年前我可是打死也不认的。

「哪错了？」

我惶恐地看了他一眼，这一年他们每天都会问我这个问题，只要我否认就会换来数不清的毒打，我早就学乖了。

「我不该害了大嫂的孩子，不该和野男人私会，我就是个贱骨头，我是个荡妇……」

我不知道为什么林若雪要这么害我，可偏偏谢淮序从来不信我。

在他眼里我只是个魅魔，一个他养的随时都会发情的宠物。

「够了。」

谢淮序脸色阴沉地扫视着我，目光落在我瘦得凹下去的脸颊上，微微皱眉。

「若雪醒了，想要什么补偿？」

我苦笑着攥紧手「我想要你的一滴血。」

他狐疑地打量着我「你要血干什么？」

我扯着嘴角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狼狈「我抽了这么多血，你还我一滴不过分吧？」

谢淮序睫毛微颤，拿起一个小瓶子给了我一滴血。

「莫名其妙。」

他嘀咕着走了出去，好像和我多待一秒都会脏了他。

我颤抖着双手，流着眼泪吻了吻瓶身，然后将自己的血滴了进去。

血液相融的那一刻，我无名指上的红痣消失了。

这就意味着我和谢淮序的伴侣契约解除了。

下一个发情期还有七天，我当即买了一张七天后去南城的机票。

「好了谢淮序，现在我就算是死，也再也不会和你有任何关联了。」

2、

在医院住了三天，谢淮序才想起来接我回家。

一进门，林若雪就挺着个肚子端了锅滚烫的海鲜粥走了出来。

她满脸堆笑「阿见回来了呀，大嫂给你煮了点粥补补身体。」

我看着她脸上的假笑，惊悚地后背发凉「……我不喝，我海鲜过敏。」

林若雪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狠，随即她又可怜巴巴地愣在那，啪嗒啪嗒地掉着眼泪。

「瞧我这记性，竟忘了你海鲜过敏，真该死……」

谢淮序见状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「若雪顶着个大肚子还给你熬粥，你别不识好歹。」

说着，他盛了一碗粥，声音冰冷「听话，过来。」

我心中一颤，身体不受控制地走过去。

他强硬地舀起一勺粥，粗暴地塞进我嘴里，我被烫得立马吐了出来。

他却不依不饶，手掰开我的下巴又灌了一大口，恶狠狠道「咽下去！」

舌头被烫得不断刺痛，我只好含着泪全部咽下。

随后，他看着我，语气稍缓「现在能好好喝了吗？」

我连忙点头，大口大口地吞咽起来。

明明曾经的谢淮序是最照顾我的。

发情期时，我饿得厉害。

他常常夜里喂饱我以后，第二天又细致入微地照顾我，连喂我喝口水都要试试温度，生怕烫着我。

可如今……一切都变了。

我哽咽着，没过一会儿，我只觉得全身发痒。

谢淮序突然有些慌乱地看着我「怎么回事？怎么真的过敏了？」

我扯了扯嘴角「不然你以为我在骗你吗？」

他眼中闪过一丝无措「我送你去医院。」

「等等……」

林若雪满脸愧疚地叫住谢淮序，随后伸手拉住我的手腕。

「都是我害了阿见，让我和去司机送吧，正好我们也培养培养感情。」

我呼吸急促地推着她「你走开……」

谢淮序只是淡淡地扫了我一眼，随后朝林若雪柔声道「也好，那辛苦你了。」

得到应允后林若雪硬生生将我拽上车，我立马蜷缩到后座离她远远地。

「阿见你怎么这么怕我啊？我会伤心的。」她突然得意地笑了起来「在女德学院过得怎么样？」

「那个地方从保安到老师，每个人都是我亲手挑的，他们每次办事都是我亲口指示的。」

「感觉很不错吧？」

想起在女德学院生不如死的日日夜夜，我强忍着全身的瘙痒，惊恐地看向她。

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」

她癫狂地笑了起来「阿序从小就喜欢我，可家族联姻却让我嫁给了他大哥！从此阿序为我入了佛门了却一身世俗。」

「可没想到他居然为你破了戒……凭什么？我绝不允许！」

她突然凑到我脸前，我喘着粗气，还没来得及回过神，莫名眼前一黑。

等我再次醒来，发现自己被吊在河边。

狂风吹来，脚下是不停翻滚的河水，我惊恐地缩回了脚。

而我身边，林若雪也被绑了起来。

她冷笑着看向我「你终于醒了。我找了几个绑匪演戏，等阿序过来就会告诉他，你和我只能救一个，你说他会救谁？」

3、

话音刚落，谢淮序就提着箱子急匆匆地跑了过来。

「钱在这，把人给我放了！」

为首的绑匪收了钱，笑嘻嘻道「只收钱多没意思，要不我们来玩个好玩的？」

他指了指我和林若雪「这两个女人，你只能救一个。」

谢淮序温怒地看向绑匪「两个人，都给我放了！」

「既然不配合，那两个都得死。」绑匪头子不耐烦地朝身后使了个眼色。

几个手下立马会意地摇着绳子，我和林若雪在空中剧烈地晃动起来。

「慢着。」谢淮序犹豫地看了我一眼，目光在我和林若雪身上来回打转，满眼纠结。

最终，他看向我，我和他对视着，心里莫名涌上一抹期待。

他张了张嘴，就在他要说出名字的那一瞬间，林若雪扫了我一眼，满眼的不甘。

她放声哭了起来「阿序，你快救阿见！」

「你要多关心她！不然她也不会急着证明自己在你心里的地位找一群人来演戏了！」

「我肚子里的宝宝可经不起折腾啊……」

我震惊地看向她，百口莫辩地朝着谢淮序疯狂摇着头「我没有！我没有！」

「又骗我……」谢淮序眸子暗了暗，随后不再犹豫地看向林若雪。

「我救她。」

下一秒，绑匪哈哈大笑地切断了我的绳子。

河水瞬间把我淹没，刺骨的寒意席卷全身，我拼命挣扎呼喊着「救命……」

林若雪倚在谢淮序的怀中，不停抹着眼泪「阿序，你救救阿见吧。」

他冷笑了一声，那笑声就好像一把利刃，直直地刺进我的心里。

「她自己找的人，还能淹死她不成？」

说着，他搂着林若雪上了车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我呛着水，求生的欲望让我拼尽全力地滑动着手臂，终于，我从河里爬了起来。

我瘫在岸边奄奄一息地吐着水，身体止不住地颤抖着「也好，这下彻底对你死心了……」

走回谢家大宅的时候，已经是深夜。

开门的是林若雪，她抱着臂，挑衅般看向我「你怎么还能回来？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甩都甩不掉。」

我咬着唇，有气无力地扫了她一眼「放心，我很快就会走了。」

她轻蔑地哼了一声「那好，那我来帮你一把。」

说着她猛地抓住我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，在我的惊呼下，重重地跌倒在地。

下一秒，她崩溃地哭了起来「阿见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针对我？」

谢淮序闻声跑了过来，脸色铁青地将林若雪抱起。

他怒目圆睁地看向我「你就这么容不下她？你害死她一个孩子还不够吗？」

一年前我就是这样被送进了女德学院。

我双腿一软，条件反射地磕着头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不要打我……」

「你到底在玩什么花样？」他双目猩红地一把拽起我，将我锁进禅房「你就在里面好好反省！」

四周一片漆黑，谢淮序知道的，我最怕黑了。

以前，只要我会经过的地方他都会留一盏灯，然后温柔地告诉我「有我在，你再也不用害怕了……」

我哭着歇斯底里地拍着门「谢淮序，你放我出去！」

4、

可任我怎么大喊，都没人回应我。

一晃三天，我空洞地睁开眼，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爬起来。

航班的时间就是今晚，我必须快点逃出去。

突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
「吱嘎——」一声，门开了。

一丝光亮透了进来，谢淮序目光冰冷地落在我身上「知错了？」

我紧咬着牙关，沉默不语。

身体的躁动如潮水般袭来，好巧不巧，发情期来了。

「不说话？看来你还想被关几天。」

我摇着头，意识逐渐模糊，仰头倒在了地上。

谢淮序见状，匆忙冲过来搂住我，下意识喊道「阿见！」

我不停喘息着，拼命掐着自己的手试图保持清醒。

他打量着我潮红的脸，瞬间明白了。

他捏起我的下巴，语气带着一丝暧昧「亲我，亲得好的话我就喂饱你。」

在女德学院的时候，那群人就爱挑我发情期折腾我。

可因为我与他们没有签订契约，他们每动一下我都要命地疼。

我瞪着他死死地咬着唇，直到嘴角渗出血。

谢淮序见我这副样子，震惊得手都抖了起来。

他竟有些委屈地把自己的唇送了上来，声音不停颤抖着「忍成这样了你还不愿意吗？你就那么爱那个野男人？」

我努力睁着眼，抬起手摸上了他的唇。

他睫毛微颤，眼中闪过一抹期待。

我笑了笑，突然发了狠地一把推开他。

「滚远点！」

这一推，谢淮序手腕上那串我送给他的佛珠掉到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他愣了两秒，一阵急促的铃声突然响了起来。

是我的手机！

我手忙脚乱要去接，他立马抢了过去。

「裴女士您好，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，今晚的航班取消了，您看您是退票还是办理改签手续。」

我着急伸手去抢「给我！快把手机还给我！」

谢淮序脸色一沉，厉声道「退票。」

挂断电话，他目光幽幽地盯着我「今晚的航班？你想去哪？你可别忘了你和我定了伴侣契约，你这辈子都离不开我！」

我双眼空洞，绝望地看着他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「我恨你！」

他怒火中烧地一脚把地上的佛珠踢开，随后重重地压上来。

他撕扯着我的衣服，发狠地咬着我的嘴唇「阿见，你别想走，哪怕你恨我，你这辈子都要跟我纠缠到底。」

我死死咬着唇，全身上下都充血般的疼。

他不停撬开我的牙关「喊出来！」

我呜咽着把所有声音咽下去，双眼空洞地看着天花板，感觉自己就像只破布娃娃，任他摆布。

做完这一切，他刚起身，手机就响了。

电话那头传来林若雪委屈巴巴的声音「阿序，我肚子不舒服，你可以来医院陪陪我吗？」

他犹豫了一会，不满地扫了我一眼后朝门外喊道「保姆，给她处理干净。」

我气若游丝地喘着气，眼皮越来越沉。

保姆急匆匆地跑进来，把灯打开的那一刻，瞬间跌倒在地。

她慌乱地看向谢淮序，惊呼道「血！夫人怎么流了这么多血！」（卡点）

5、

谢淮序脚步一顿，回过身看着我不停渗着血的身体，脸色瞬间变得煞白。

「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流这么多血？」

我浑身止不住地打颤，意识已经模糊不清。

我好像又回到了女德学院。

他们拿着棍棒打我，肆意侵犯我，用最恶毒的话语羞辱我。

我蜷缩着不停呢喃「不要过来……我害怕……」

谢淮序这才如梦初醒，连忙用毯子将我裹住，抱起我就往医院冲。

一路上，他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声音带着哭腔「不怕不怕，我在！」

到了医院，他疯狂地大喊着「医生，救救她！」

我半梦半醒地抬起头，身体的剧痛让我眼皮直跳。

我在做梦吗？这还是谢淮序吗？

身上好冷……

谢淮序焦急得双手不停地搓着我的手，像个惊慌失措的孩子「怎么这么凉啊？」

我用力将手抽走，用尽最后的力气开口道「为什么……你从来不相信我？」

「什么？」

谢淮序怔怔地愣在那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医生就把我推进了抢救室。

突然，林若雪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

「阿序你怎么还没来啊？医生说我有流产的迹象，我好害怕，你来陪陪我。」

谢淮序脚步一顿，眉头紧锁地看向急救室亮着的灯，内心不停挣扎着。

助理见状轻声安抚他道「谢总，您守在这里也没用，还是先去看看夫人吧，这边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您。」

谢淮序权衡利弊了一下，最终咬了咬牙，匆匆赶向林若雪的病房。

一进门，林若雪就捂着肚子，满脸痛苦地抓住他的手「阿序，我想吃以前学校门口的小馄饨，你帮我去买好不好？」

谢淮序眼皮跳了跳，不耐烦地抽出手「这种事还叫我？你叫助理去买不就行了？」

林若雪闻言委屈巴巴掉了两滴眼泪「可我就想吃你买的，以前上学的时候你都能天天给我带，怎么现在就不行了？」

一提到以前，谢淮序这才缓和了下来。

他耐着性子给林若雪擦了擦眼泪「别哭了，我去给你买就是了。」

急诊室内，医生们正争分夺秒地给我止血。

「活着有什么意思呢？」

我毫无求生欲地紧闭着双眼。

谢淮序赶到那家馄饨店时，急诊室里，医生正拿出心电除颤仪，一次又一次地给我电击，试图唤醒我微弱的生命迹象。

谢淮序拎着馄饨匆匆地往回赶时，我半眯着眼，最后看了眼这个冰冷又绝望的世界。

「嘀——」的一声，心电图彻底变成一条线，我只觉得自己脱离了身体缓缓升到空中。

我看着手术台上自己满是疤痕的身体，嚎啕大哭起来。

魅魔死后，魂魄在生前伴侣身边待上一天，便可重生。下一秒，一阵拉力将我绑到了谢淮序身边。

他正提着馄饨往林若雪的病房赶，我用力踢了他一脚，他瞬间绊了个踉跄。

我这才舒畅了些。

谢淮序心神不宁地抬头环顾了一圈，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一种莫名的恐惧笼罩着他，总觉得有什么东西要抽离而去了。

「阿见，肯定会没事的……」

他始终放不下心，脚步一拐，连忙转身往急诊室那边走去。

助理就着急忙慌地跑了出来「夫人她……没了。」

6、

走廊蔓延的刺鼻的消毒水味刺得谢淮序脚底一软。

「啪嗒」一声，他手里拎着的馄饨掉在地上，汤汁溅得到处都是。

他不可置信地掐着助理的肩膀，声音颤抖得厉害，大声质问着「你再说一遍，裴见怎么了？」

助理低着头，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走廊里一片死寂，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。

我叉腰注视着他，满脸讽刺「你不是最想我死了吗？」

这时，医生把我的尸体从手术室被缓缓推出来。

谢淮序像是被定住了一般，僵在原地，随后哆哆嗦嗦地走上前，将蒙在我脸上的白布揭开。

白布下是一张苍白如纸的脸，毫无生气。

他吓得一屁股摔在地上，眼神中满是惊恐和绝望。

「先生，您节哀。」

医生低着头，绕过他把我推到停尸房。

谢淮序跟了一路，哭着不停喊着「阿见，你骗我的对不对？你起来看看我啊！」

我坐在自己尸体边上，冷冷地看着他，心里五味杂陈「活着的时候你就不肯信我，现在死在你面前了还是不信我。」

他哭得像条被抛弃小狗「阿见，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抛下我！」

突然他想到了什么，连忙解下袖口，掏出一颗蓝色的石头。

我心底一颤，那是以前缔结契约时我给他的同心石。

那时我们刚签完契约，我拿着这颗同心石送给他「只要这颗石头还在，我们两个人就会紧紧连在一起。」

他满心欢喜地接过石头，放到唇边亲了亲「好，那你以后再也不要离开我。」

……

我惊讶地看着那块石头，我以为谢淮序早就丢掉了，没想到他还一直留着。

他眼中闪过一丝希冀「阿见不怕，我马上把你救回来。」

他把石头放在我手上，然后咬破自己的手，把血滴上去。

石头瞬间发出亮光。

他激动得握住我的手「阿见，只要你回来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」

突然，石头的光灭了。

「怎么回事？」他慌张地捡起操作台上的刀，不停地划着自己的手，鲜血汩汩地流了一地。

可石头依旧没有反应。

最终，同心石化作一堆粉末。

我冷眼看着一地的血。

我说过，如果有一天我把契约解除了，同心石也会跟着化成粉末。

谢淮序也突然意识到了，他匆匆抓起我的右手，只见我无名指上那颗代表契约签订的红痣消失了。

「血……是不是你问我要的那滴血？」他错愕地崩溃大哭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居然悄悄地解除了契约……」

医生面色凝重地走了进来「谢先生，您节哀吧。死者身上密密麻麻都是伤口，是身体虚空，被活活耗死的。」

「你说什么？」谢淮序不可置信地掀开我身上的白布。

只见瘦成柴的身体上是数不清的伤口和淤青，新伤叠旧伤，每一道都像是在控诉我遭受的折磨。

他的心理防线骤然轰塌了。

「这些伤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我要请求尸检，给我查！一定要给我查清楚！」

我轻轻摸着自己身上的伤在他耳边吹着气「你在惊讶什么呢？难道不是你把我送进地狱的吗？」

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等我死了才表现出爱我的样子？」

谢淮序浑身颤栗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「女德学院……一定是女德学院」

「这是林若雪推荐的…我得找她问个清楚……」

他双眼通红地站起身，脚步虚浮地往林若雪病房走去。

刚走到门口，里面却传来助理焦急的声音。

「裴见死了，谢总要是查到女德学院的事被我们动了手脚怎么办？」

7、

谢淮序开门的手一顿。

我操着手站在谢淮序身边打量着他，隐隐有些期待他知道自己被林若雪耍得团团转后是什么反应了。

林若雪正坐在床边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。

「放心，阿序那么骄傲一个人，光是一年前骗他裴见出轨野男人的事就够他恨她一辈子了，裴见死了就死了，阿序他不会去查的。」

「至于女德学院，处理干净了吧？」

助理哈着腰应和道「都处理好了。」

林若雪笑着抚上自己的肚子「只是便宜裴见了，精心布了那么大一个局，呆了一年就让她出来了……」

谢淮序的手止不住地颤抖，他一脚踢开了病房门，冲进去大声质问道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林若雪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一激灵，她身体猛地一颤，但很快又强颜欢笑着装傻道「什么呀阿序？你会不会听错了，别这么大惊小怪的。」

谢淮序的眼睛红得像是要滴出血来，他紧紧盯着林若雪「少装傻，把你们干的那些好事都给我说清楚！」

林若雪撇过头，委屈巴巴咬着嘴唇「干什么呀突然这么凶，你吓坏我和宝宝了。」

谢淮序的目光转向助理「她不说你说，否则等我查出来有你好受的。」

助理惊慌失措地看了眼林若雪，林若雪立马警告般蹬了他一眼。

谢淮序意味深长地走到助理身边「想清楚了，谁才是你的老板。」

「你也不想你的家人下半辈子不好过吧？」

助理脸色煞白地咬着唇，磕磕巴巴道「都……是林若雪强迫我的，和我没关系啊！」

「一年前，林若雪根本没有怀孕，是她故意设计伪造自己流产，就是想嫁祸给夫人。」

「她还指使我伪造了夫人出轨的证据。」

「女德学院也是林若雪安排的，就是想让夫人在里面受尽折磨……」

「住嘴，少胡言乱语诬陷我！」林若雪抄起桌上的茶杯就往助理额头上砸，殷红的血瞬间冒了出来。

谢淮序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他这才发觉自己错得有多离谱！他竟然被蒙在鼓里这么久……

「林若雪！」他几乎嘶吼地看向她「你就这么恨阿见吗？恨到要这么去害她！」

林若雪被吓得流出两行泪清泪「对，我就是恨她！」

「阿序，你最爱我了呀！你都为我清修了却红尘了，为什么偏偏被裴见这个贱人勾去了？」

「我只是用了点小手段惩罚了她一下而已，让她知道，她不该肖想不属于她的东西！」

「小手段？惩罚？」谢淮序气急败坏地掐住她的脖子「好啊，那阿见受到的所有惩罚我都一一还给你。」

林若雪不停咳嗽着，她惊恐地抚上自己的肚子「你不可以这么对我！我的肚子里还有我们的宝宝啊！」

话音刚落，谢淮序像是受到刺激般狠狠地将她推到地上「你这样的毒妇不配生下我的孩子。」

「把孩子流了我再慢慢和你算。」

说着，他拨通了电话，不过片刻，一群人就闯了进来。

「拖下去吧。」谢淮序捏着太阳穴。

林若雪崩溃地扯住谢淮序的裤脚「阿序！这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」

谢淮序毫无眷恋地将她踢开，漠视着一群人将林若雪拉了出去。

我翘着腿坐在窗台上，只觉得他们吵得我心烦。

谢淮序恳切地跪在地上，凄惨地笑着「阿见，我会帮你报仇的。你受过的苦，我都要他们给你偿还回来。」

8、

我大笑起来，直到笑出了眼泪「给我报仇？可是谢淮序，你才是最该死的那个。」

可他听不见，说完他立马起身，我也被带着再次黏到他的身旁。

谢淮序二话不说，带着一群保镖一路赶到女德学院。

哪怕是死了，再次回到这个窒息的地方，我还是骇得直打冷颤。

「谢总，您怎么来了？」门口保安谄媚着挡在他身前。

「滚开！」他双眼通红地踢开保安，直接冲向负责人办公室。

一进门，谢淮序就掀了负责人的桌子，哑声质问道「裴见是我夫人，我把她送进这里学规矩，你们是怎么对她的？」

负责人眼神闪烁，支支吾吾着「夫人金贵，我们当然是好吃好喝地伺候着的嘛……」

我看着这个肥头大耳的混蛋，恶心得一阵干呕。

就是他，在我来的第二天晚上就悄悄……

谢淮序气笑了，他不停点着头「好，那就等我慢慢查。」

保镖们眼疾手快，立马在整个学院行动起来。

很快，一个保镖按着个男人押了上来「谢总，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删监控视频。」

谢淮序面色铁青地看了眼负责人，负责人吓得瘫在椅子上喘着粗气。

他接过保镖手里的U盘，呼吸急促地坐在电脑前，犹豫了一会后才点开视频。

我心下一惊，连忙捂住耳朵躲到角落。

第一个视频里，一片昏暗中我被一群男人按在地上，他们脸上露着狰狞的笑「叫啊，叫大声点！」

谢淮序的拳头紧紧握起，指甲嵌入掌心的伤口上，鲜血顺着指缝滴到地上。

下一个视频，是我被人毒打，棍棒如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。

「听话，跟我念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害大嫂流产，不该和野男人私会……」

我蜷缩着不停呻吟「我错了……」

再往下翻，是我被压在手术台上抽血，冰冷的针管一次次扎进我的手臂，我绝望地挣扎着……

谢淮序还没看完就开始干呕，他瘫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仿佛泪水夺眶而出。

他狠狠扇了自己一巴掌「都怪我，都怪我……」

他站起身对着保镖们大声吼道「把这里的人都给我控制起来，一个都不许放过！」

「谢总您息怒啊！都是林若雪指使的！是她说裴见得罪了您，让我们好好教训她，不然我们哪敢啊！」

负责人吓得屁滚尿流地跪在谢淮序身前不停磕着头。

「差点把她忘了。」

谢淮序幽幽地看着不远处，眼神中满是仇恨。

「把林若雪也带过来，和这群人关在一起。」

「他们怎么对阿见的，你们就一点一点全部还回去！」

很快，刚被流掉孩子的林若雪就被人架着丢到谢淮序面前。

她脸色煞白，满眼惊恐地尖叫着「谢淮序，你不可以这么对我！」

「那凭什么你就可以这么对阿见？」谢淮序厉声打断她「你犯下的罪我让你一点点还给她。」

林若雪噙着眼泪，突然笑了起来「可你才是真正的凶手啊。」

谢淮序突然哽住了，良久他才哑声道「我也会还给她的。」

9、

回到家谢淮序就把自己关进了禅房。

他平躺在地上，四周寂静得只能听见他急促的呼吸声。

黑暗中，他的手无意间摸到一串佛珠。

就是那天我推开他时掉的那串珠子。

他瞬间坐了起来将佛珠紧紧攥在手心，像个无助的孩子般放声大哭起来「阿见，我真的错了，我不该不信你让你一个人遭了那么多罪，你回来好不好？」

我嫌恶地看着他，用力踢了他一脚。

这一脚，让谢淮序猛地抬起头。

我吃惊地望向他，连忙躲到桌子下面。

他抹掉眼泪欣喜若狂地站起来「阿见，是你吗？你回来找我了？」

我不敢说话，他怎么突然感觉得到我了？

突然，急促的铃声打破了这份僵持。

「谢先生，尸检结果出来了。」

谢淮序呼吸一滞，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「你说。」

「死者生前遭受长期虐待，身上有多处骨折，内脏也有不同程度的损伤，其中右手上有七条刀疤，五处淤青，左胸和背部殴打所致的伤疤共有十五处……」

我哆嗦着撩起自己袖子，整条手臂光洁无暇。

我忘了，我都已经死了，灵魂上是没有伤痕的。

「谢谢你医生。」

谢淮序挂掉电话，疯了般冲进厨房拿出小刀。

「阿见，你得多疼啊，我还给你好不好？」他的声音颤抖得厉害，眼泪再也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。

他说着拿起刀不停地划着自己的右手，总共划了七下。

还不够，他又爬上了复式二楼的楼梯，从上面一跃而下。

「砰——」的一声，他的双腿落地，瞬间动弹不得地躺在地板上。

「疯了？」我被吓得愣在他的身旁。

「阿见！」谢淮序惊喜地看向我「你果然来了。」

他居然可以看到我了?

我连忙后退了两步。

他连忙喊住我「阿见，我给你报仇了！」

「是我太傻，被林若雪蒙蔽了双眼，才会做出那么多伤害你的事情。我真的好后悔，后悔没有相信你，后悔明明承诺要永远保护你却没有实现……」

他边说边哭，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一样「阿见，我知道，现在说这些都已经太晚了，但我还是想告诉你，我爱你，从始至终都只爱你一个人。」

「我就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才会在听到你和别的男人在一起时那么生气……」

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」我冷声打断了他。

「不，我爱！」他瞪着眼，呼吸急促地大喊道「我爱你！」

「爱是信任和忠诚。」我突然觉得眼眶酸涩「可是你对我既没有信任也没有忠诚，你只是把我当成一只宠物。」

「我没有……我爱你的阿见，你相信我好吗？」谢淮序含着眼泪不停摇着头。

我嘲讽地看着他，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「不，你知道我在女德学院的每分每秒有多痛苦吗？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。」

突然，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二下。

新的一天到了。

我扭头看向他「谢淮序，我要走了，我们永生永世都不要再见面了。」

「不要！阿见你不要抛下我一个人！」

他绝望地伸出手不停嘶吼着，一片光亮中，我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……

我再次醒来已经是三个月以后了。

听说那天晚上谢淮序没死成，被休假回去的保姆送进了医院。

醒后他就去女德学院放了把火，把关在里面本来就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林若雪等人全部烧死了。

烧完他就去自首了，被判了死刑。

被抓前他嘴里还不停念叨着「阿见，我最爱你了……」

可这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了。

我看着新的小家和桌脚下乖乖的小狗笑了笑。

因为我又重新有了自己的生活。

（全文完）